



皇明文苑卷之五十四

碑

漢愍帝碑

邵寶

世有存之足以爲亂賊之戒者君子存之有不毀則無以懲夫人而示天下後世者君子必毀也於其毀也而有所易黜其不正以歸於正者君子則以義起焉此皆關於萬世之綱常而不專於往事之褒貶蓋天下之公論而非一人之私心也古今篡竊之雄首稱曹魏其惡有不待論者始其爲禪受也實在許之繁城實自領郡得達觀其故都有壇焉曰禪受皆誇詡之迹有碑焉曰禪受皆矯誣之詞千載而下指而笑之讀而唾之者不謀同心不和同聲此

所謂存之足以爲亂賊之戒者存之可也其地有廟焉以祠魏文南面帝服儼然臨之雖易姓改物彼亦有不能泯者然當其親爲篡竊之地而舍此與彼則凡彼之所爲謀以欺後世者今皆墮其智計之中吾恐儒先筆削之旨終托之於空言而亂臣賊子將益無所忌此所謂不毀則無以懲夫人而示天下後世者毀之可也壇固存也碑固存也而獨毀其廟則它日必有復舉以奉之者卒亦何貴於此舉哉謂宜易所祠以祠漢之愍帝而其臣孔融配焉彼以其新此以其故若將驅而逐之撥而反之使奸雄之徒不得一日立乎其地此所謂於其毀也而有所易黜其不正以歸於正者以義起焉可也愍之孱弱勢同寄生然猶

天下之君也融雖義廣才踈而忠言義色至不容於賊操亦足以媿夫北面稱臣上表勸進者矣帝不稱獻而稱愍從昭烈所謚且漢之君非魏之所得謚也凡此皆所謂以義而起者烏乎君臣之分有大防焉順逆之際有大法焉彼奸邪之所不敢動於惡即動焉猶必有以文之豈獨懼夫天下之將攻之哉亦以大防大法之所在雖後世有不得而逃也若曹氏之於漢是也然當時郡國之中既無一人仗義執言揚旗伐鼓以討其篡竊之罪而在廷在野又無一人登西山蹈東海以明大義於天下蓋畏威附勢無足恠者至於後世之君子亦以空言無補因仍苟且視大防大法而不一顧念焉抑獨何哉存其所宜存毀其所宜

毀而易其所宜易此吾輩讀春秋學孔子者事也况職在
守土乎是故寶雖不敏不敢讓雖不趨不敢辭

平定安南碑

羅欽順

安南黎民受命天朝以有其土六傳而至于諛權移身竄
不復能國其臣莫登庸者因而據之踵襲故常妄自尊大
兩廣暨雲南撫臣庶得其實具以狀聞 皇上赫然震怒
謂黠酋敢爾悖逆法所當討遂允廷臣之議將與問罪之
師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蔡公經方提督兩
廣軍務首被命調集兵糧相機撫勦公博謀精慮規畫皆
以時定遂檄諭登庸父子使知大義所在迷復必凶復榜
諭其國中士民俾各倡義輸忠以轉禍爲福賊黨聞而喘

恐然猶時出譎計既卒不得遂乃具降表悉以其土地人
民之數來獻伏聽天朝處分公於是爲通其表于朝僉謂
夷情叵測且臣禮未純不可許 上以爲然乃申命咸寧
侯仇公鸞總督征討諸軍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
毛公伯溫參贊機務璽書敦遣授以便宜之權二公乘傳
至梧聞賊計尚懷猶豫毛公曰是制之在我乃更檄問登
庸乞降之誠何以表見度其未即應遂指示諸將佐分領
精兵十餘萬列屯界上將尅期進取賊益恐亟以書來願
束身聽命削僭號奉正朔歸侵疆土地人民悉聽處分者
一如前章而哀懇加切二公乃以便宜許受其降直闕城
之北爲壇至日昧爽設龍亭于上覆以黃握旗燾儀衛以

次畢陳文武官僚分班拱侍門旣闢登庸繫頸以組令其
姪文明奉表前進躬率諸小目及耆老人士跣而趨至壇
下俯伏以俟執事者宣布朝廷威德莫不竦聽乃受其降
表登諸案而釋其縛登庸仰瞻黃幄拜稽益恭其國人遙
列關外者亦皆北向稽首無慮數萬少頃登庸遂趨詣軍
門俯首再拜聽訓辭總戎爲言自非 皇仁如天汝安
得復有今日其歸俟命于國中復再拜而出喜浮頰面嘉
靖十九年十有一月三日也於是閉關徹衛申固封守公
私上下皆相與事如平時懽呼之聲不踰旬而徧於四
境流聞海內莫不熙熙如也降表聞 皇上察其誠至特
矜而宥之復念其士民表請之勤授登庸安南都統使仍

許世襲論功酬勞毛公加太子太保蔡公陞右都御史仍
舊鎮暨仇公均受上賞其餘陞賞有差於是廣中諸士夫
相與言曰自古制御蠻夷固非一策然或傾天下之力而
後濟其亦憊矣今茲之後師集而未行糧具而未裹而登
庸悔罪乞降皇皇焉如弗及是豈偶然也哉良由我 皇
上神武聖文聲光暢達於無外故綏之即來二三大臣一以
尊主庇民爲心而不爲身謀故誠無不動信可謂無前之
備績已然非托諸文詞施之金石將何以垂示萬世乃具
書幣遣梧庠訓導劉鐸來謁余文欽順臥病山廬旣愚且
耄然事端初發未嘗不與衆同憂及茲側聽懽聲又不能
不與衆同樂雖文辭萎弱竊以爲晚年之幸殆無以加此

諸君有請其又奚辭碩茲役之預有勞者式列自總兵副
叅下至千百夫之長文列自撫按藩臬下至庫堯巡邏之
微不能盡載官爵名氏謂宜著在碑陰並垂不朽若叅政翁
君萬達則勤勞最著衆論攸歸又不容不表而出之也其
事既備遂聲之以詩詩曰虞有頑苗迷帝之則師弗窮征
終然來格茲事遼闊累代無聞不圖今日見此殊勲逃彼
安南世脩職貢黎裔寢微賊臣乃縱涓涓莫禦遂至湯湯
逞其詐力亂我天常命將徂征 皇威有赫將則元侯上
卿贊畫撫臨重鎮亦既得人萬全之舉屬此三臣調度既
周詢謀亦廣文告之辭明如指掌白旄旆旆虎旅桓桓先
聲所震洵甚驚湍企仰軍門輸誠恐後函表囊書戴星而
驟重關夙啓黃幄高張素衣委地長組縻航土地人民天
朝所有腰領獲全死甘速朽群公上請 天子曰嘻涸鱗
窮獸忍弗生之悔悟方新惟新是用俾爲都統以輯其衆
交人驚喜有隕自天百拜稽首 天子萬年思昔舞干文
德何盛媿羨重華惟 皇明聖除克有命大義韋彰包荒有
裕 祖訓彌光亦有忠良齊驅并力動必應機謀無容隙
陽開陰闔默契 皇衷何頑不感何塞不通南徼既寧萬
邦胥慶正德厚生式符嘉靖洪纖咸遂飛走攸同勒辭貞
石以詔無窮

許州知州邵公去思之碑

賈詠

先皇帝二十有二年爲成化丙午無錫邵公拜命知許州

事 今上改元弘治辛亥公以再考最維時河南撫按交
上其績于朝又明年甲寅召爲戶部員外郎許之民士遮
道攀臥莫能止悲慕如失其怙恃然旣而相率圖所以永
其思者樹碑郡門下求予文按公名寶字國賢號二泉世
爲錫山人登成化甲辰進士以學行聞光明磊落文采炳
如也比知許先是歲大侵關陝流徙至相食郡境公多方
賑貸招來安輯逋逃率歸全活者甚衆郡有預備倉公旣
富其儲蓄復取范忠宣公令襄之意凡輕疑罪罰及營置
勸借所積別爲倉曰政惠若干楹民故有義社會率出錢
以助喪塋公更加斟酌因令歲輸其餘穀立爲社約擇端
謹者一人主之荒歉所出視豐入之數中不加增損假守

於官名曰摠社漸復義倉之制法意尤良計二倉所貯歲
萬餘石民用是無荒虞學校益爲振飭崇廣殿廡門宇展
拓齋舍尊經有閣誠敬有堂品士有亭咸自公爲之壯麗
如式六籍子史增置幾數千卷作興之方主崇道義黜浮
簿文體士習爲之一變自是掇魁解者甲於他郡郡有先
賢蹟日就湮沒公爲咨訪表八龍塚求陳寔宅封考叔鼂
錯墓起展江亭新裴度廟撤關羽祠毀尼寺題黃霸主論
曹魏授禪之非辨漢帝獻愍之謚皆凜然有以正人心扶
綱常者郡志蕪敝公招儒彥修之義例文事嚴正典則識
者謂有史筆郡邑豪猾成風吏不能治公置籍紀之皆股
栗圖爲自新其不悛者坐以法風遂屏息民有誣強姦者

獄久不決公獨試其情誣者果伏至辨盜發奸往往出奇
民畏服如神許舊有堰蓄水以執粳稻地毀積久乃施疏
導去其患因引澗水以資灌溉民到于今爲利有曰蔣馬
坡花溝湖者若干頃皆洿池民因棄之公開溝洫旱澇可
備膏腴倍他所尋爲民相忌妄獻之藩府經歲爭訟逮數
百人按事者欲爲阿附以刑懾服公力詆之白於臺臣竟
不爲所奪初之郡丙午之夏蝗生四境公禱而殄明年飛
蝗入境禱之又殄歲且熟春始病旱俗咎旱魃及議掘龍
骨者公據理正之遂寢其事他如抑徵收之弊絕吏胥之
私祀先有圖淫巫有禁郡中熙然敦尚禮義喪葬不作浮
屠實自公始間陳時政十事切中肯綮當道多所采納以

才優經濟器之嗚呼吾郡多名守如漢之黃冠輩唐之王
宋之梅堦千百年民德之赫如前日公規摹丰采足繼其
美在許八逾年去又七年矣民指田疇倉廩過學宮聞讀
誦聲者必重曰公訟者望庭堂如目神明必重曰公公胡
使人如是哉夫民不難使之畏惟得其愛者爲難蓋愛者
思之所由出也思出于愛愛根于仁公其仁者歟民何思
之深也予嘗從公遊知公爲悉况承乏史館則于許人之
請不可辭謹述其槩如此亦以爲異時修史傳之張本云
系以詩曰許爲郡國自彼春秋秦初置守迺罷其僕兩漢
相承中多良吏於皇 皇明尤切撫字惟公知許允爲民
師田疇子弟植之教之疆禦顛連戴仁服義民風士習不

偏以陂顧茲令德實懷我人匪父曷尊匪母曷親公來地
曹典刑尚在今守繼之厥施未改潁水之濱嵩山之麓民
是之思有碑矗矗

大明嘉靖平虜之碑

康海

夫豐功鴻勳非淺計慧筭能建也故晁生獻策於西京充
國沈慮於羗虜非君臣和德於上未之能成也明興百七
十年制馭夷狄之策殷周所希覩也而近者猾虜襲套附
邊之民歲被驅掠武宗皇帝奮武致討矣而虜鋒未挫
今上嗣大曆服於是以前傳燕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楊公起督軍務遂有乙酉之捷楊公徵還
闕庭詔起兵部尚書王公代之公至一年爲嘉靖丁亥虜

復入寇公曰嗟乎絃不更則音不調令不更則士不奮虜
所以敢長驅入寇者固以我爲怯也今不預爲之計徒以
坐待其歸而邀其後即其爲非勇如百姓何於是下令文
武將吏分部扼塞馴練士馬廣具餼糧以待其至六月辛
未虜果由花馬池及小塩池拆墻而入癸酉抵鎮戎所鎮
戎操守指揮路瑞率所部官軍拒之值中軍指揮李佐泊
都督鄭卿叅將劉文副總兵官趙英李義統正奇兵至虜
懼分道北奔卿等至細溝追及與戰大破之斬首九十三
級所獲馬匹噐物無算虜勢漸潰諸將復依分部追至哲
思溝又戰又斬首三十六級而所獲馬匹噐物益多是夜
公火牌至調延綏都指揮卜雲相機策應而取寧夏總兵

官杭雄嚴督參協等官魏錕沙金過其歸路明日甲戌雲
領遊兵徑趨青羊嶺按兵待虜虜至與大戰斬首九十五
級值指揮李英千戶王縉徐堂各率所部喊殺虜後聲震
原野虜益大恐乃四散走佐與諸將選精兵來追至五羊
坊諸處會雄統錕及參將苗鑾夏欽遊擊將軍李勳守備
都指揮楊和迎虜勦殺已斬首八十三級馬匹噐物并青
羊所獲益多不可勝紀而墜谷溺水及饑死者十之七八
不在是筭殘虜僅百餘騎奔遁出境而已於戲公之深計
竒筭如此而猶不自居曰此邊鄙諸將與鎮巡藩臬諸君
子奉若德意之功也其所上捷書深言兵備副使桑溥練
達變通規畫攻戰諸事及今日獲功官軍即前日楊公

簡練將士謂成功有自尤非謾語傳所謂休休有容以能
保我子孫黎民者非公之謂哉其各守分地協心追勦者
又有操守指揮任傑李英符深云地方士庶咸請刻石以
示永久蓋欲誦說 天子神武聖文知人善任故王公克
綏厥事奏此膚功揆之古昔雖孝宣之任克國弗能加也
海觀茲休盛實踰前聞有嘉厥請爰勒斯銘其辭曰惟
皇建極萬邦所望耀德邃古比蹟周商蠢茲醜虜順叛靡
常 皇赫斯怒九伐是張遴材選士其武湯湯起此元老
纘甫踵方匪怒伊教令不易行我士用奮時維鷹揚天厭
胡鷲欲滌其狂我馬旣同何需不臧殪此群醜細溝之傍
迤及哲思益仆且戕返則值闕往顧速亡青羊之殲遂至

五羊殘胡宵遁號跳慘愴仰瞻神武如雷如霆邊民悅懌
方內富強大小稽首頌聲載颺 天子萬壽永綏四方外
患旣殄內治彌康大夫君子盍思悠長循彼抑戒飭我戎
行長子是率淺慧是防翊我 皇度于虞有光敦彼古昔
其道孔明我銘在石諦思勿忘

嘉靖甲午平虜之碑

康海

嘉靖十三年甲午虜酋吉囊盤據河套數年抹馬勵兵將
圖大舉入寇我邊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唐公與
總兵官都督僉事劉文講畫戰守之法緩急遠近部署咸
定七月初寧夏報吉囊結營於花馬池唐公下令曰賊寇
延綏定朔將軍張鳳王之寇寧夏平西將軍王效王之寇

固原都督劉文主之其當衝截突副總兵官都督僉事梁
震王之十四日巳卯虜由定邊乾溝剗崖擁入鐵柱泉劉
文堵截不得犯固原二十三日戊子乃從清沙峴入寇安
會金三縣文率所部叅將某守備某馳兵往赴明日乙丑
戰於會寧柳家營及葛家山斬其傑者數十人虜懼思遁
文曰賊歸必自清沙峴遊擊將軍李勲守備陶希臯可趨
青沙峴伏道以俟紅古城半箇城零賊之所必犯指揮王
縉可按兵截殺二城無事海刺都監池鳴沙洲石溝可安
堵矣八月四日戊戌虜果合衆出青沙峴文督戰當衝伏
兵盡起復大敗虜衆而王縉於半箇城與指揮田國亦破
零賊前後斬首一百二十又七所獲韃馬一百三十又二

甲冑器械衣物一千九百三十又七梁震與叅將吳吉守
備戴經遇虜於乾溝大戰破之斬首一百八十又五所獲
韃馬二百又四器物四千七百四十又七王效與副將苗
鑾遊擊蔣存禮鄭時又遇虜於興武營大戰破之叅將史
經劉潮分布常州張年又從苗鑾擺邊遇劉文驅虜結營
北奔各哨奮勇而前前後斬首一百三十所獲韃馬二百
又二器物二千一百六十又六虜幸得及老營晝夜亟遁
故海刺都盜池鳴沙石溝號青牛富有之地雖具經行不
敢正目視昔年駐掠函隴而諸將閉門籲天不能得一遺
鏃何如哉十萬之虜經年在套抹馬勵兵欲圖大舉二旬
之內連獲三捷蓋維 皇上神武聖文知人善任故唐公

以悉心壯猷諸將得以攄忠自奮爾語曰上下相須千古
爲難豈不信哉唐公受命以來寒暑僅四閱也斬獲虜首
殆及千餘威寧細溝之功北征以後謂爲再見視威寧細
溝不知相去幾許廟堂與本兵大臣必有休休之心翊贊
皇度者矣方諸簡冊周宣漢武不足言也邊方父老以予
撰碑叙述其事用告將來辭曰惟明九葉篤生 聖皇允
文允武帝德用昌因心弘化寵綏萬邦內治旣洽恩被邊
防惠德有資拂義必匡蠢茲酋虜潛蠕幽荒教旣未逮螫
亦屢倡元臣若德逃惠厥常盤據河套未遂驅攘豈天厭
逆乃爾乖方屢犯屢挫曾不戒戕公用赫怒大伐斯張青
沙之役易若驅羊與武旣馘乾溝亦襄大舉反衄鼠竄惟

囊恭惟神武所向必戢况此元老維德之行弗崇虛譽克
屏譎狂稽勛考勦咸協否臧元戎丕奮叅佐孔良節制四
載其武湯湯邪佞莫入夸毗是惶 皇心勿二公德愈光
甲午之捷萬古所望後賢秉鉞尚慎勿忘

釣臺亭碑

李夢陽

李子遊於白鹿之洞顧山歷澗谷嶺合沓石灘茂林適杪
秋之交風行瑟瑟颭颭回視五老峯垂在几榻於是洒然
而樂也曰佳哉山矣乃與諸生泝澗攀蘿履石而上剔蘚
考刻步自院門西百步有石突如危如仰而睇之剡曰釣
臺俯之渟泓魚躍諸生曰此往者釣魚處也李子曰吁佳
哉乃命即其上作亭焉亭成李子遊于其上諸生從李子

俯仰良久喟然而嘆曰夫予今乃知釣可以喻學也諸生
曰夫釣與學同乎李子曰夫釣者飭竿絲綴芳餌兀坐盤
石之上凝精斂志沾沾而聽惇惇而視期取必獲蓋飢需
之舖而渴俟之酤也乃竟日而不得一魚神荒氣沮投竿
踽踽而歸路詠溪歌天日向暮諸生以爲苦和樂邪衆皆
蹙額弗懌曰苦矣李子曰假令以四海爲壑明月爲釣以
虹霓爲絲以崑崙爲盤石凌雲駕鴻超出天地倒視日月
釣無不獲朝醞巨鼈暮饌修鯨則汝願之乎衆皆掀眉而
喜曰願哉然無能焉李子曰夫釣以魚學以道故据盤石
兀坐竟日期取而必獲者計功者也假天地以爲釣垂涎
于不可必得者驚遠者也計功者泥驚遠者虛夫泥與虛

不可以得魚而况于學乎是故君子以仁義爲竿以彘倫爲絲以六藝爲餌以廣居正位爲盤石以道德爲淵以堯舜禹湯周孔相傳之心法爲魚日涵而月泳之至而後取不躡其等不計不必積久而通小大必獲夫然後道可致也是以君子身處一室而神遊天地矣夫然後以盤石爲崑崙丈絲爲霓寸鈎爲月溪壑爲四海鯽鮪爲鰲鯨此所謂一貫之道也故曰釣可以喻學諸生乃歛色平心再拜而謝曰聞教矣書于石爲記

少保兵部尚書于公祠重修碑

李夢陽

開封城馬軍衙橋西故有于少保祠云初公以定傾保大之功居無何而死於是天下人聞公死咸驚而疑而涕泣

語曰鷺鷥米上走何處尋魚噍而公前巡撫河南時實解馬軍衙橋西而梁父老於是聞公死則咸涕泣日相率潛詣公故廨爲位哭奠焉會 純皇帝立詔白少保謙寬宥其家而遣祭其墓乃梁父老則又咸涕泣相率私起祠故廨傍祠公伏臘忌梁父老則把香曳筴跋履若少壯咸冀如不期至稽首祠下哭填門塞戶矣會又 敬皇帝立詔曰少保謙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立祠歲春秋祠之而曰旌功祠乃於是梁父老則又咸涕泣相率數百千人詣闕門伏訴少保謙前兵部侍郎時巡撫功云願梁立祠如杭祠不報而梁父老歸伏臘忌歲仍聚哭于私祠今三十年餘矣正德十年監察御史巡按張君清軍許

君並謁公祠下見其門屋三間僅存堂欹漏欲頽鴿雀擾
擾拱棟鼠走鴟嘯周垣盡圯羊猪外來於是悄然思俯而
悲也已仰而歛曰嗟斯非梁地邪宋不此都哉靖康之事
千載銜焉二帝不南矣夫定傾者世保大者食澤流者思
故祠之言思也血食使之世者也於是下令曰少保祠撤
故易腐扶欹植頽起圯新而繪墜而級而隅而榮而序備
矣曰謁者奚止也則重而堂噐奚貯也則翼而廊而道士
玄林守焉西北隅其房也望之栗栗而嚙嚙枚枚而嚴嚴
是使之世者之道也李夔傷曰予觀今人論肅愍公事未
嘗不酸鼻流涕焉蓋傷爲臣不易云夫事莫大於君出虜
入排遷主戰四者且夕之勢而存亡之判也乃今人議則

異是或見鮑莊事輒曰夫葵猶能衛其足然獨不思勇士
不忘喪其元乎孟子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故生而有所不
用也然將軍蠡留侯良功成身抽天下兩高焉於乎難言
乎難言乎豈所謂計免者非忠貪盛者違智歟而賊酋擁
太上皇大同城下勒降大同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
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宣府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
之靈國有君矣至京城下京城人又謝曰賴天地宗社之
靈國有君矣於是公颺言曰豈不聞社稷爲重君爲輕斯
言也事以之成疑以之生者歟且 太子之易南宮之錮
二者有能爲公恕者否邪公有不如意輒拊膺忿曰此一
腔血竟灑何地聞其言孰非酸鼻流涕者而獨咎公也於

乎傷乎雖然宗澤岳飛非下於人者艱難百戰卒愠而
死若公者死可矣死可矣公巡撫諸所業載傳狀乃今不
復述第述其始終若是亦大者云祠修於是年春越夏而
告成張君名淮南皮縣人許君名完丹徒縣人事祠事者
開封知府賀君銳也系之詩曰於鑠旋運曷平不陂康屯
傾否哲者斯利於維哲英鑒精含貞匪時曷徵匪猷曷興
靡疑靡驚厥伐用成厥育是輕委躬於誠毓何盤社龍何
在野乾極應日月易舍卷爾乃賊乃異國邑之亂之訖
陵廟岌岌公丁其時矢身以殉山佗排議不難不震僉曰
和宜公曰有戰四方之事譬絲游刃 帝畀弗疑公泣視
師義激六軍如虎如熊惟直斯壯人心干城肅肅我壘悠

悠我旌羯奴喙突疆場載清載清載寧 皇歸於京古曰
荷難今謂曰癡忠古爰嘉今胡嫉而何讒非名何毀非功
孰讒靡和孰毀弗同彼巧彼荏厥膚斯勵古則曰直今曲
自爲於乎少保時晦時昭古誰無死死若榮褒我我廟祠
棟隆崇基神之遊之旆旆其旗白馬朱衣有風妻其歛其
有光若往若來即而罔見跂望漣沍茲邦寄居氓實爾思

禹廟碑

李夢陽

李子游于禹廟之臺覽長河之防孤城古宮平沙四漫遐睇
故流北盡碣石九派湮淤雲草浩浩於是愴然而悲曰嗟
乎予於是知王霸之功也霸之功驩久之疑王之功忘久之
思昔者禹之治水也導川爲陸易軌爲寧地以之平天

以之成去巢就廬而粒而耕生生至今者固其功也所謂
萬世永賴者也然問之耕者弗知粒者弗知廬者弗知寧
者弗知陸者弗知故曰王之功忘譬之天生物而物忘之
泳者忘其川栖者忘其枝民者忘其聖人非忘之也不知
之也不知自忘及其蓄也號呼而祈恤於是智者則指之
所從來而廟者興矣河盟津東也蹙曠肆悍勢猶建瓴堤
堰一決數郡魚鼈於是昏墊之民匍匐詣廟稽首號曰王
在吾奚溺而防丁堰夫椿戶草門輸築困苦則又各詣廟
稽首號曰王在吾奚役斯所謂思也故不忘不大不思不
深深莫如地大莫如天王之道也伯者非不功也然不能
使之不忘而不能使之不疑何也不忘者小小則近近則

淺淺則疑如秦穆賜食善馬肉酒是也夫天下未聞有廟桓
文者也故曰予觀禹廟而知王霸之功也或問湯文不廟
李子曰聖人各有其至堯仁舜孝禹功湯義文王之忠周
公之才孔子之學是也夫功者切乎蓄者也大梁以蓄故
是故獨廟禹是時監察御史澶州王子會按河南登臺四
顧乃亦愴然而悲曰嗟乎予於是而知功之言微也吾少
也覽嘗躡州城眺滄渤南目大梁之墟乃今歷三河攬淮
泗極洪流而盡滔滔使非有神者主之桑而海者久矣尚
能粒邪耕邪廬邪能孰者寧邪川者陸邪嗟乎予於是而
知功之言微也所謂微禹吾其魚者邪所謂美哉勤而不
德者邪於是飭所司葺其廟而屬李子碑焉王子名溱以

嘉靖元年春按河南明年秋代去乃李子則爲迎送神辭
三章俾祭者歌之侑神焉其辭曰天門兮顯闢赫赤赤兮
雲吐窈黃屋兮陸離靈繚繚兮上下羗若來兮儵不見不
見兮柰何望美人兮徒怨苦橫四海兮怒波 右迎神
絙絃兮鏜鼓神不來兮誰怒執河伯兮顯戮飭陽侯兮清
路靈霍靄兮來至風泠泠兮堂戶舞我兮我醑尸旣飽兮
顏酡惠我人兮乃土乃粒日云暮兮尸柰何 右降神
風九河兮濤暮雲暄暄兮昏雨王駕鳳兮駿文魚龍翼翼
兮兩旃悵佳期兮難屢心有愛兮易離愛君兮思君有芳
兮酒芬君歸來兮庇我民 右送神

惠烈祠碑

邵銳

予讀閩志得清流呂侯鏞死賊事甚壯感歎起立曰毅哉
侯捐其軀以衛其民斯寔良牧也已爰奉部檄簡祀名宦
乃白諸巡按御史楊君瑞奉以專祀用廣德意日茲按學
聞侯死埽舖亟遣丞博馳往進厥壽考問故曰正統戊辰
沙尤寇熾冬十一月賊將陳正景擁衆掠吾夢溪進逼鐵
石磯巡檢鄒姓者屬有官守群執以來改我埽舖侯提鄉
兵遂赴吾急戮厥二總勢幾振矣寡莫勝衆終且被執耆
民魏得禮挺往說賊曰侯善撫我寔我父母柰何見執我
子民也敢不代死賊故逞暴殺魏暨鄒脅侯哀金以贖不
聽翼日死之寇退魏茂卿躬爲斂斂復即吾土倡厥遺黎
像祀惟謹水旱疾疫輒往乞靈較諸志語益詳以核奠奉

鄒魏故主以皇蓋命之侑者禮失久矣願得諸野獨非幸
邪邑既有祠復進諸生圖葺所謂故祠者用慰民望僉以
義助弗煩于官且念得禮嗣孫貧甚治舍受田俾職世守
揆事正言祠名惠烈有赫大書永示昭揭嗚呼闔環山海
以邑自昔患寇使職民牧者咸善撫其民俾罔失所宜不
應寇寇且窘矣焉由蔓不幸或蔓百爾郡邑盡地以守效
死弗去寇將奚往顧弗盡然閔哉狗鼠毒吾良民未有寧
歲此予所甚隱者侯德宜民與偕死報祀有請志述固
在歷世浸遠無所於稽脩廢發潛彰我國憲義可復後用
隳世坊景泰初元餘寇復作民用駭竄邑椽鄧瑤者往抗
諸隘手殲其衝賊乃引卻業被重傷倚石僵死賊顧疑其
生也不敢復逼一時脫禍者衆彙榘侯祠寔用祭法故云

鄧陽撫治院保釐堂題名碑

湛若水

惟鄧陽之域跨于四省其東則自永濟尖岩以域河南嵩
廬浙川之境其南則自沅洲遠河過均州及湖廣襄荆達
于四川之境其西則過房竹山竹谿以達陝西平利之境
其北則自武陽盛水馬昌上津迤東北而西南達陝西山
陽白河之境曰若稽 憲皇詔廷臣集議若曰惟茲鄧陽
實惟四省之衝厥隸湖省其程月餘越于三省千百餘里
政令難及惟茲荆襄安沔河南南陽商州漢中諸府流民
嘯聚于茲且在萬山險阻之中深峒窮谷人跡難到惟茲
荆楚古稱悍慄健鬪况茲頑民喜則人怒則獸厥患惟劇

鄒魏故主以呈蓋命之侑者禮失久矣顧得諸野獨非幸
邠邑既有祠復進諸生圖葺所謂故祠者用慰民望僉以
義助弗煩于官且念得禮嗣孫貧甚治舍受田俾職世守
揆事正言祠名惠烈有赫大書永示昭揭嗚呼閩環山海
以邑自昔患寇使職民牧者咸善撫其民俾罔失所宜不
應寇寇且窘矣焉由蔓不幸或蔓百爾郡邑畫地以守效
死弗去寇將奚往顧弗盡然閔哉狗鼠毒吾良民未有寧
歲此予所甚隱者侯德宜民與偕死報祀有請志述固
在歷世浸遠無所於稽脩廢發潛彰我國憲義可復後用
隳世坊景泰初元餘寇復作民用駭竄邑椽鄧瑤者往抗
諸隘手殲其衝賊乃引卻業被重傷倚石僵死賊顧疑其
生也不敢復逼一時脫禍者衆彙祔侯祠寔用祭法故云

鄒陽撫治院保釐堂題名碑

湛若水

惟鄒陽之域跨于四省其東則自永濟尖岩以域河南嵩
盧浙川之境其南則自云洲遠河過均州及湖廣襄荆達
于四川之境其西則過房竹山竹谿以達陝西平利之境
其北則自武陽盛水馬昌上津迤東北而西南達陝西山
陽白河之境曰若稽 憲皇詔廷臣集議若曰惟茲鄒陽
實惟四省之衝厥隸湖省其程月餘越于三省千百餘里
政令難及惟茲荆襄安沔河南南陽商州漢中諸府流民
嘯聚于茲且在萬山險阻之中深峒窮谷人跡難到惟茲
荆楚古稱悍慄健鬪况茲頑民喜則人怒則獸厥患惟劇

夫諸路流民衆聚則易與爲不軌三省政令之難及故未
易治在萬山險阻之中故可負固而作亂如人之身長大
擁腫血氣難周手足爬搔所不及生蠛虱瘡瘍惟身之困
徂茲劉石王李胥興作難殺略我民人荼毒我良善度劉
我官軍如鼠嚙物撲之則去止之則來有萬山以爲藏匿
如兔之有三穴此捕之則彼出焉雖有智勇莫克濟之其
議立撫治都御史衙門可使居中坐治以制四方承以府
衛縣驛爲長治久安之圖制曰可於是凡所割隸悉屬撫
治凡諸獄訟斯理錢穀斯計甲兵斯飭土宇斯職亂畧斯
遏邊防斯備城郭斯修流離斯安悉聽于撫治毋奪于諸
路之巡撫如昔之一羊九牧者越自原公傑肇治于茲繼

茲以來凡二十九公爰及方岡胡公士民戴之胥與造乎
府庭而告曰惟我胡公爰甫下車不遑朝食惟安我士民
勵我庶能作我德業興我水利完我城池足我兵食休我
卒徒閱我武藝寬我逋負均我徭役雖畢公保釐東郊旌
別淑慝彰善癉惡申郊圻固封守何以踰焉然自原公遠
猷奏功開創靖邊以及戴王諸公締謀紹績迄今未有題
名則何以昭揚前烈懋勵將來於無疆乎太守陳君雲松
夙慎公清宣力惟勤喜聞而樂道之以書謁甘泉子于京
師請記諸保釐堂之石以垂諸遠甘泉子曰保釐哉鄖陽
之頑民即東郊之頑民也保釐之冊命不云乎道有升降
政由俗革故周公君陳畢公相繼治之惟其時夫周公志

殷克慎厥始其原公之時乎君陳有容克和厥中其戴王
諸公之時乎畢公保釐剛柔合德克成厥終其胡公之時
乎時之用大矣哉然則來繼諸公者惟此三時而與時上
下之雖百世可行也書曰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
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此固
聖天子今日南顧之望也後之君子將列于茲石者得無
同此心乎

定遠令唐君遺愛碑

嚴嵩

唐君治定遠之三年而報政于朝定之民瞿如愬如而皇
皇如曰公歸不復也已則相與聯狀署名詣部使者乞留
之弗得則相與捧土聚金而築生祀之祠則匍匐走留都

乞予書其祠之碑而旅進懇于庭皆垂白耆鰥之老予驚
問狀曰吾儕小人足未履公府目不識都闕今而越江濤
冒霜露以來者凡以吾令君之德我也自令君之來吾邑
也而士者興學農者力田訟者得所愬而平鰥寡者有養
役均而勞者休征寬而供者省廢墜者舉流亡者復苞苴
弗行悃悞無華要其心誠乎愛民者也惟其誠故所圖惟
注措經久弘遠匪飾文以要譽條畫利病抗言於上官必
使無遺便乃已嗟乎今則去我而靡所依矣是故物代遷
易非石無以紀馨采陳列非文無以揚吾聞之令君者公
門下士也故敢有請焉予視其貌樸而察其言信也告之
曰置吏以爲民食祿而勤事乃吏之常耳祠非所尚也且

夫國有典憲課有殿最惟昭惟公其何庸茲曰祠也繫吾
邑人之思爾矣他不敢知也蓋屢至而請益勤戶部正郎
張子國紀則又相之以請嗟乎孔子曰斯民也三代所以
直道而行觀于定遠之民非耶先民之言水也曰載舟亦
覆舟民猶水也撫之則恩恩則懷懷則去而思怫之則怨
怨則讟讟則懼其去弗速也蓋昔者周人思召公也愛其
樹而不忍傷其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夫樹猶愛矧曰
其人或者謂賢聖遼逖教道陵夷民志不純化理乃窒古
今人不相及豈其然哉碑而志之匪直以慰定民之思嗣
吏於斯者得所覽觀矣君名錡字子薦滇南晉寧人嘉靖
丙戌進士今擢爲侍御史其德業日進也予未測其所至

銘曰邈彼日南粵古梁州篤產俊入中土是述入對于庭
出宰畿縣臨濠之墟奕奕豐甸君寔爲之不亟不徐民之
所適君樂與趨君來于定民治閔閔絃誦闕稀萊蕪四境
作之飾之必牖其聰難之闢之俾即于豐通滯蠲滌休明
易風民所痼隱若切其躬定人恬謳莫厥攸處如暘得醒
沃以時雨野積杭稻庭臥桁枋三感協應五瑞凝祥民曰
唐侯邦家之光豈弟君子神介爾福進陟內臺 天子耳
目民曰吁哉奪我父母孰哺孰衣疇卹我後定邪崇崇爰
作新宮協志貞義不勸而同密邑懷仁中牟紀異召國留
棠峴山墮淚懿德是好今古斯民刻文在石永世靡湮

重修祖陵之碑奉勅擬撰

陸深

朕惟我 太祖定鼎于南我 文祖遷都於北兩京並建
屹立天地之中由是上世陵寢界於江淮間朕以倫序入
承大統春秋霜露之感未嘗不南向而悽愴也其在泗州
者實我 熙祖裕皇帝 祖妣裕皇后隧宮收安暨我
懿祖恒皇帝 恒皇后 德祖玄皇帝 玄皇后咸此焉
莫是稱 祖陵去州城東北十有三里洪武之十九年修
建如追尊制設官奉祠月日惟謹顧今歷歲百五十餘矣
雖萬靈擁衛王氣常鍾然華夷之所向仰臣民之所敬恭
者一日猶葺也肆予冲人上膺天眷遠藉神休嗣位以來
日稽禮典凡所以竭孝思於 祖宗者 九廟 七陵以
次興舉惟是 帝業所基之域尤軫於懷曩撫臣馬卿具

以上請會南京工戶二部尚書侍郎蔣瑄唐胄相繼有言
朕特下其事於所司議亟行之頃撫臣周金御史蘇叢以
工完來告遂疏乞朕親製碑文以示萬世時禮部尚書嚴
嵩工部尚書溫仁和覆議請朕旣慰旣喜特賜俞焉朕惟
天命有德以開一代之統必生異人豫擬於數百年之前
潛光隱耀世無能名以爲植本發源之地淳蒙沕鬱彌敦
然後 聖子神孫託體繼志而千萬世之鴻業垂焉若我
德祖懿祖發祥於 熙祖毓德於 淳祖而我 太祖龍
翔電繞用成乾坤再造之功皇哉巍乎三代以還莫得而
彷彿焉賁茲靈壤固東海之一源上林之一本也朕曷敢
忘朕之子孫其曷敢忘朕之千萬世之子孫其又曷敢忘

大工始於十四年之八月成於十六年之十二月仍舊而崇飾者凡若干聿新而備物者凡若干咸具在有司自餘則祠官領焉內外肅穆一代之制煥然用稱朕報本至意敬勒諸石傳之永永欽哉

王侯去思碑

陸深

此上海王侯去思之碑其文曰侯姓王氏名卿字良佐太原人也初有戎籍于弘農之衛遂以河南貫舉正德甲戌進士戊寅夏來令上海蓋自德州之德平遷也令上海幾三年有薦于朝召爲戶部主事去去而民思之侯敦厚質實所居不爲赫赫名其治海也循循然因海之故而辦上官未之或知也侯處之淡然不疑無甚高深城府人樂親

附有以非意干侯者侯瞠目視面頰然變竟不一語其人流汗走故侯之去行李才數籠爾舉之若囊稿葉也民尤以是思之武廟南巡道路洶洶有緣以爲奸利者侯抗諸邀索一不應第曰車駕至日供不供有令也何先事自擾爲竟以安堵他郡邑有坐是得譴者縣糧長有曰鬪頭鬪頭者兜攬聚歛之首人也其人必且材技尖佞候伺人意隙中之大率官取之鬪頭鬪頭取之糧長糧長取之民民輸十糧長輸六七鬪頭四三之歲罔虛日矣侯悉除去曰此假一手取諸吾無取吾何鬪頭之爲每歲里甲賦錢於田歛之官以充經費曰櫃錢櫃錢者官操其竒贏而出納之諸行市賣有折閱者有入空券而待命者侯每公用

先簿直之給而後入歲杪羨餘具數請于上官歲連災或
出櫃錢賑之民以不傷時疫流行僕操善藥作糜粥躬行
鄉落遍給之小舟獨行侍御簡少民初不知爲官也江藩
犯順人心騷動僕諭衆曰江海潮汐非賊利也固無慮奈
武庫何吾且有備乃以告許人獲罪者許以鉄贖由是兵
刃森然而民免科賦矣尤慎改作三年無土木之役舊民
復甦公宇厪舍嘗曰取足居止已矣至於出令則曰令何
可遽出出必祈于行行必祈於久朝自爲之暮自更之何
以範民爲故終僕之任若畫一焉雖胥隸坊甲之人亦以
不詳嘗語諸學官曰松郡文名尚矣講習討論諸生所自
致也規程以煩三博士恤其家禮其身令實主之何敢誣

也會有計偕士窘於行者曰舉賢邑令責也舉而不能行
焉用令爲遂捐俸若干贐之士用感激乃若稀簡權倖抑
遏刁頑理剔冤滯躬親淡泊一用清淨之治海俗幾爲之
一變其德遠矣深按上海古華亭也地盡東海耕織之力
甲天下人易爲富其失也僭奢俗喜相雉其失也囂訟禮
讓之風少衰於曩日矣故海之政也廉慎儉信所宜先焉
僕人品高有得於誠意之學故言行咸鑿鑿而感應隨之
彼巧飾以捷取者繫民之心果何如也又聞諸唐貢士周
曰僕嘗有言造化所甚惡者財也所甚靳者福也吾得之
而不能享吾享之而子孫不克肖多多亦奚用吾見以利
貽子孫而竟破其家者何限也嗟乎僕斯言也豈惟繫吾

海之思哉耆老胡錦等合數百人發私財市片石以請曰
陵遷谷變此石永存惟伏以永存深故史官也槩于所聞
良是故得牽聯書之碑樹之縣衙之右以長海人之思嗣
鄭侯洛書曰可矣徐侯昭遂以告成事云

徙正義靈廟碑

夏鏃

滕侯廟食於台舊矣義靈宋慶元間勅額也廟數易其處
今爲城西之瞻節亭其初蓋寓也而因循以至於今前守
山陽葉公蕺其意今守莆陽方公建其事方公之言曰侯
力能再造一州之人顧不能奠侯之居使長遠寄食於逆
賓之所吾守也願爲州人任其責乃相梵唄之宮於浮岡
橋之側雲川閒遠行旅往來不囂不寂神居爲得於是周

其廟閱其門崇其垣繕治而增飾之凡爲費若干工役旣
休在此則嚴新像於中牲酒跪起告遷致妥而退在彼則
更其額曰逆賓之館以復其始廟舊有紫陽文公書石亦
徙以從釐舛去簡以正祀典崇報事展逆舍一舉而兩得
之人謂是役可謂至矣然未也銖嘗竊患之於今所謂人
之才則亦溫溫自守事至即非有大傷害亦選懦畏縮無
少振起自立意繩已或有餘及人滋不足習而安之若理
固然莫爲是非蓋婦人百而丈夫一幸而一聖主在上區
內清恬士無振挺之勞下民飽食澡手而嬉官府治人爭
訟使出租稅以實公庾外則燕禮過賓狎近絲竹以爲樂
無事如此則亦已爾萬一時事不同前者有能棄家於民

艱委身於城守無絲毫顧惜以捍大患禦大災如侯者其
人誰也雖人才衰盛係在氣運良亦由風聲表勸其道未
至方患而柰何而吾州乃有是役噫公豈有見於此而爲
是耶是固所謂其大者耶侯之爲烈見於一時稱說篇章
委籍事無遺撰其特加詳而尤足傳以信者紫陽之言就
紫陽之言當時守丞雖已遁去而侯於所下文書猶與存其
位署寇退亟迎以歸使自上功狀而引已背之下從捕盜
七人之比任難如爭論功如畏可謂有見於勇怯之分在
德爲長者於義爲知道侯平居慷慨所至竒偉討僞有檄
政府有書奏議有集噫若侯可謂文武才德君子之光惜
乎用不顯於靖康逮炎之世前日侯爲小官尚能守一州
以城固使爲李綱張叔夜又委而聽之橫直如志虜復能
輟我汴京否也侯之事若此使後之紓患而得人者無忽
已試之功知所取之矣方公簡秀脩明施於民稱是而是
舉民尤悅之并系之辭使悅者歌以祀侯公名良節字介
卿幹當石事則本縣典史黃某詞曰碧瓦兮紅梁繚群峯
兮面江今之居兮靈長鏗鍾兮伐鼓民思侯兮懷精走伏
臘兮雜商旅侯乘氣兮九陔待侯兮來不來忽隨風兮帷
開香飄兮晝永花落階兮鳥呼隴民不歸兮畢景酌神餘
之兩尊濯清流兮廟門忽日晚兮煙村望州城兮幾里洵
市聲兮在耳天不生侯兮城爲水自今兮益虔心德侯兮
口不言

平泖頭碑

王守仁

四省之寇惟泖尤黠擬官僭圖孔蒸正德丁丑冬峯徃旣
殄益機險穽毒以虞王師我乃休士歸農戊寅正月癸卯
計擒其魁遂進兵擊其憊丁未破三泖乘勝歸北大小三
十餘戰滅巢三十有八俘斬三千餘三月丁未回軍壺漿
迎道耕夫遍野父老咸懽農器不陳於今五年復我常業
還我室廬伊誰之力赫赫皇威匪紀曷憑爰伐山石用
紀厥成提督都御史王某書

平黎碑

鍾芳

漢史稱珠崖郡爲州四曰瓊崖儋萬州縣屬邑環列海濶
而群黎窟乎其中世爲民患崖陵尤甚哨官死難者數人

然陵隸萬而崖南極民憚遠不能愬雖愬不能達其來久
矣嘉靖丁酉半洲蔡公奉天子命提督兩廣軍務涖鎮
未幾百務具新威武丕振初試而龍祥定再試而昭平戢
三征而藤寇屏跡四伐而南交伏辜莫敢違命遠民知公
可伏逾海群訴于鎮公慟悼焉乃奏用閑住叅將程君鑒
起之散地而復其故秩畀之兵柄以急拯民難崖民老幼
數千遮道迎哭請移兵先之程乃躬擐甲胄與士卒冒霧
露伏藜莽首摧賊銳屢獻奇捷公喜動顏色遂奏陞左叅
將奉勅開府于崖崖於是有叅將府從民頌也崖黎最大
者曰羅活萬陵昌感諸黎倚爲聲援程又多設間謀圖山
川險夷曲折以獻曰寇衆且強非剪寇無以輯民非西廣

目兵無以挫敵公如其請奏調目兵八萬合漢達官軍土
獍敢死士十數萬人征之檄程統中哨田州歸順南丹向
武湖潤上林忠州果化目兵隸焉陵分左右哨泗鎮安東
蘭那地安隆思明江州龍英武靖奉議都康歸德太平萬
承上思目兵隸焉中哨監督則左叅政張君岳總理糧餉
則右叅政周君禕監左右哨則兵憲陳君茂義僉憲商君
大節往崖紀功則僉憲趙君維而叅將董君廷玉都指揮
武君鸞則分任統督皆公精擇以充乃辛丑九月朔公及
總兵安遠侯柳公按節雷陽以便指畫丙申諸哨並進胥
獻戎捷惟郎柳二峒負險固與王師抗公乃檄中右哨分
兵合擊以叅將劉君經督銳卒乘之尋皆破滅斯舉也秋
禾蔽野因糧于敵天時順人事豫兵力勁而群策協蓋天
厭夷慝非偶爾者自進兵至振旅僅兩月餘捷奏聖心嘉
悅頒賞增祿有差公陞兵部尚書督撫如故餘行巡按廣
東監察御史覈實以聞惟是四州諸黎自上世隸荆楚不
習王化蓋三苗之別裔其俗操弓鏢逐麇鹿文身被髮喜
人怒獸雖父母兄弟間反面折殘無忌弘治以前每調儋
黎征欽廉逋寇遂致意輕我軍桀驁以叛而卒平之者伏
荒伯毛公也惟崖自洪武迄今百七十年未經兵革稔禍
亂以至此極而卒平之者安遠侯暨公也仰惟我 聖天
子仁覆海宇明哲任賢於比公所建白輒奉欽允故能左
右我師所向如志脫或微有挫遏動失機宜豈能徒手建

事乎是善用群策固公之功而卒成其用者 天子之功也於時前太守趙君昊今太守張君峻皆以清節敷政兆庶攸賴知萬州黎君巽每斬獲必當其罪而始終懷柔具有可述崖則劄君濬排冗斥強介然自靖凡在鈐轄罔不仰承休謨恪遵矩度而群黎寔寔有感化之機矣然夷性畏威不懷德前元雖能戡黎所至刻石而不能圖遠尋輒委棄况戍瓊之兵番休無常適以長亂我 太祖高皇帝洞鑿禍原始設沿海衛所仗兵威以宣政理而將士來自中土與民雜居久之語言習俗詩書禮讓之風漸靡屆乎窮絕而科第與中州等乃知聖神不言之化卓冠萬古未易測者矣公初意欲於羅活別營叅府分兵屯田廣儲蓄興文教以變夷俗兵憲陳君毅然任之爲千百世乂安之圖叅政張君已建社學擇師訓蒙易巾服習書儀化有漸矣而議者謂武貴兼制入遠則遺邇海寇萬一乘風突至擾我疆場葺爾孤城如岌岌何事遂寢而公經遠之畧未盡如志焉崖之士耆黎宗賢王鳳岐趙文憲蕭成余繼舉數十人僉以碑銘請某按事關公評傳信罔極詎敢贅諛一辭力疾據實通紀銘曰維霍孕靈五嶺是宗南逾漲海突爲五峯郡邑外羅黎僚中窟魚肉我民爲鬼爲蜮民有族屬亦有妻孥磔若犬彘掠則爲奴寇橫逼城迭喪武胄命且日危耕牧何有公銜 帝命總是荒服盡然悼傷哀此慘毒有赫斯怒矢于天廷簡選宿將裒雄聚勅爰暨安

遠雷陽胥會叱咤後先霆驅風箠風霆所向敢撓者誰嗟
彼頑冥轍蛙恣眚自蹈窟穿如魚在釜神怒天譴匪我之
故捷書上聞天顏騰喜褒賞酌庸賚以蕃祉醜蔽宣奏國
典有常 帝曰勿宣朕心惻傷義以取殘仁以覆育乾運
坤承八荒一掬公更圖遠化浹威行仰欽 帝德耻言戍
兵兵屯已矣宏猷認認脫之樊笈息爾生齒齒息以蕃藩
臬紀綱將臺桓桓鎮定孔良蠲乃逋召復乃疆畝稽首對
揚天子萬壽不震而威不刑而革鑄在貞石以詔罔極

故瑞州府知府贈中憲大夫李公碑 徐禎卿

李大夫既卒其仲子憲爲 天子守上林苑典蕃育既而
不樂進慨然歎曰昔我先大夫遺有休澤俾予緒之乃今

徒爲 天子司苑園牧園罔有奮揚以紹于先人之休吾
其已矣乃上書謝病罷退掃于野奴涇之阡望其堂隧叢
莽寒閭悲不能止乃躬薙草萊完宇除壁爰懼德烈久而
弗揚遂伐石爲文以表之曰李大夫諱良字堯臣爲人魁
彥羨而軼性孝弱冠遭母喪擗踊傷五內血上嘔逆痼遂
抱病終身焉少好學 純皇帝時舉進士第除南京刑部
主事尋擢員外郎郎中治獄不設詐善窮人情明廓簡易
民以不寬大司寇重可之凡諸曹疑牒輒移決焉牒就李
大夫決無不人人當意願死者歲甲辰擢知瑞州府州民
故輕訟好飾奸李大夫既長法令刑理又善窮人情決獄
不宿於是郡治清而豪狡屏迹矣丙午歲饑民大飢李大

夫善爲長短補貸之法以抹之全活甚衆民有掘地得大
窖中錢若干緡走隸欲私李大夫李大夫曰此天以活吾
民耳召父老會而散之民大悅其政體約而安惠而不費
務爲宏博不要近聲古稱不煩庶其近之矣李大夫讀書
善推指故弱冠卽爲弟子師及爲郎時退省中輒爲學者
講說循循不倦其守郡益表學宮繕垣宇進諸生必親爲
問難宣暢疑滯析若解觿諸生皆自以爲莫及也母喪去
官尋遭父憂泣血毀性竟以疾終是爲弘治三年某月日
年五十有六任重道遠惜乎其未究也李大夫之先本是
縣真如鎮人也一考綱封郎中母鄒繼朱並爲太宜人娶
于黃渡徐氏亦爲宜人有令德淑慎其身李大夫宜之後
十有二年而歿乃卽故兆啓而合焉側室凌氏子二人縉
憲憲貴加贈考中憲大夫妣恭人李大夫生有爵死有贈
可謂高朗今終也已所著歌詩記叙若干卷于家文曰於
惟李大夫之德若堂若夷率禮以教其民師師相厥罰惟
察惟法而民用弗虐罔有干於天之威以罹其懟泣血而
終曷維其臯式祚孝子寵命不匱後有觀於斯文尚敬毋
毀哉

肅庵王公去思碑

方鳳

去思碑者大叅肅庵王公旣去蘇民思其惠而紀之石者
也爲政而惠及於民臨則戴之去則思之非其誠之可以
感人不足以致此公冀北豪傑也負不器之才高空群之

名由進士宰蘇之嘉定痛念吾民稅重役繁志欲均節會
薦入內臺不果未幾來守吾蘇下車即訪父老詢士夫首
以均田爲言衆皆曰均田不如均稅於是遍遣諳練可托
者度田分則按圖稽籍視額之輕重而隆殺其耗寬窄肥
瘠其平若衡搜洗積弊鈎隱發奸多得米數萬斛以補珊
荒陪償之數而小民無不均之嘆矣稅旣平乃謀均役衆
皆曰差役不如顧役於是計畝歛銀若干總入於有司每
歲視役之輕重而上下其直勞人者利其力勞於人者利
其財而巨室無規脫之弊矣晝度夜思著爲定令非惟里
胥不能高下其手而司出納者亦不得伸縮於其間矣蓋
百世之利也及公遷山東按察司副使復奉勅駐節太倉
專督武備嘉靖庚子秋海寇橫發萬室騷動勢甚猖當事
者畏難自沮意在延緩公奮然以討賊爲已任請於朝命
將出師師旣集猶持重未發公操戈爲先鋒戰艦雲繞霆
擊電掣渠魁授首餘黨擒獲無筭多赴水以死不數日大
憇悉平民用安堵蓋百世之功也公先此以御史按陝西
按河南及守他郡皆能勵操執公激揚鋤奸慝保善良其
可稱述者不止此此特載其在蘇者耳越明年公以勞績
擢山西布政司叅政去之日蘇民遮道攀臥不得已相率
立祠貌公而祀之非積誠而能致是乎吾崑耆民陳表陸
可大等因民之心共興義舉請於邑侯南田鮑君買石勒
文冀垂永久乃濫及於鳳凰無文者也不足以揄揚公之

盛美第侯之尚德好義化行邑人不誠而集其意不可拂也。因紀其大略而系之以詩以備他日作史者采焉。公名儀字克敬，肅庵，其別號云。詩曰：肅肅王公，萬夫之傑。器重才充，樹此弘烈。言念民瘼，諏度是專。爰創良法，救弊補偏。僉曰：均田不若均稅，益寡裒多。孰敢作僞，僉曰：差役不若顧役。默爲轉移，孰敢偷逸。暴客橫起，三吳擾驚。公赫斯怒，提師邊征。田役旣均，百世之利。上信下從，罔有異議。烽烟旣熄，百世之功。室家胥慶，我惠自公。公惠無方，惟蘇云久。昌黎之潮，子厚之柳，公茲去矣。民實眷之，銘詩貞石，以馮我私。麥穗永歌棠陰，勿伐庶幾，後人於公取法。

新城黃鄉保碑

歐陽鐸

贛江省邊郡也。其屬皆巖邑，牙錯閩廣之間。而安遠尤僻，遠安遠編戶十里爲保者二十七。而黃鄉尤深阻，大帽山跨連三省，去縣治遠，旁邑又懸不相及。賊穴其中，斷西南二路，藺石布渠，荅即無道，可間異時掉臂往來。莫有問者。正德初，四出掠縣，臨吉爲弗寧。朝廷用陽明王公督軍務，始議征之，調集兵夫，用葉芳爲鄉導。二年，克平芳死，有衆七千，其兄春領之。久益縱，居民不能完。其妻孥壬寅之變，戕官殺軍，而遁東崖。虞公守愚，適奉簡命，至有以攻瑕之策獻者，公笑而不言。密與兵備，副使薛君甲籌機略，竟不煩重兵，縛春父子磔于市。以葉金爲千夫長，撫定其衆。首賊曾祖華者，與金爭長，金黨殺華，因而解散者三百人。父

老咸喜更生而不能無懼公曰大臣當歸 天子左右薛大夫行叙遷去如後何其智者則曰鑒事當於其近救患必於其所致往者多故非由官兵不相及然邪今請于黃鄉中處設立巡司督兵以譏增隄備官提卒相與掎角如是則節短而應疾然野宿亦不可常必築城堡濠塹其外內爲公館營房以待官兵居守又請自縣達各保皆立小學聘師爲子弟式庶幾意與法存以徼惠於無窮相率懇於督府督府下兵備兵備下縣勘議物土得田背爲稱費欲乞諸塩稅之餘工役則百姓願盡力瑞金知縣趙覆之加詳焉薛大夫受而欣然曰難得者時易失者機賊平而民情若此機矣督府公明仁愛豈於爾民惜費邪茲有大利者三強梗彈壓則有所不敢爲惠潮之寇顧後則不敢深入土兵有室家則心繫緩急惟吾所用之或曰小學之立文乎哉曰化俗所以弭盜其勢緩其功遠矣東崖公受而斟酌焉具本末驛聞得添設巡司乃檄有司出稅餘斬艾蓬藿建立城堡凡若干丈中爲公館右爲巡司小學附館之左營房附司之右雉堞雄固層巒失險旗幟明鮮鷹隼來翔蕞爾黃鄉遂與大縣等嗟乎地利之不可已也孫子五事三曰地其言形變詳矣然必知變而後得形得形而後利可居也黃鄉於法爲隘爲圯爲爭爲交中更豪傑多矣而莫有議及者事固有待邪聞之治兵如治疾嘗之以平劑雖不奏功亦不致斥然而病日深不可治此則養

之之過也金石草木鳥獸毒烈之味峻投之病亦峻已然而死亡繼之此則決之之過也不求近效不幸後功除疾務盡衛生務周表裏司命不必其身之常留非妙達脉理而誠有愛人之心者不能於戲黃鄉之城文武之事具焉方諸除疾衛生尤大且悉室家笑語與伊吾聲蟬連相聞豈惟今日將百世寔賴豈惟南贛諸邑唯是臨吉惠潮汀漳延袤千里可無突門毀垣之虞矣於乎豈非仁人之功哉

平香爐山碑

周廷用

貴陽清平東北四十里有山曰香爐巉巖崇業高出萬仞諸山環列若戈鋌相向連亘三四層鳥道攀緣而上上可

容百萬人烟雲出沒合沓蜿蜒不可名狀望之者皆以爲窮地之峻極天之險有一人荷戟萬夫趨起之勢劔閣孟門靡曰固鎮我明正統間苗有常同列者憑阻作昏以張狼戾朝廷命徂征七月弗克勉以撫順班師正德丙子春叛苗阿傍阿肉阿皆阿義諸黨扇行妖孽復據舊巢列柵數十里掠集粟稻堅利鋒刃以拒大順意靈誅或可逃也守臣以事聞天子憂焉乃下司馬議議當剿自上臨軒授勅曰爾巡撫右副都御史鄒文盛往即乃任總理調度維撫維剿以生貴人爾鎮守太監李鎮離爾城守協心翊輔罔或誕慢以負朕心爾總兵官李昂暨湖廣副總兵官李瑾張皇六師振耀邊鄙用命者賞弗用命者戮以成厥

勲爾巡按御史周文光紀驗俘馘簡閱必實毋濫以啓冒
毋刻以茂功命下諸臣受惟謹巡撫公曰艱哉武不可究
宜撫之衆如議廼命叅議蔡潮都指揮潘勲王麟先後往
諭冀其有順苗方怙恃憑陵殺我軍士都指揮權繼武死
焉烈燄薰熾蹂躪衛邑睢盱尹喞背辭僭號雖百喙弗能
解已皆曰醜類之不我命罪當誅諸公因誓衆曰惟朝廷
畀茲重任予數人何敢不力况文武諸司罔敢不
從志曰左布政使趙文奎按察使林長繁汝二人釐茲城
社以替戎理予等暨事事者咸往焉九月二十一日諸公
往蒞軍在合示方畧分布營壘曰叅將洛忠汝隸前壘軍
兵六千有奇皆統之曰都指揮劉麟陶霖汝二人隸右壘

軍兵五千五百有奇皆統之曰都指揮祝鎮王璽隸左壘
軍兵五千五百人汝共統之有前前壘軍兵六千四百人
有右右壘軍兵五千九百人都指揮許詔葉曇楊淮三人
分統之曰宣慰彭明輔彭九霄汝其約束帥兵各以時力
戰曰將材余大綸汝往巡視諸壘曰僉事詹源汝監前左
二壘曰副使李麟叅議蔡潮汝監左右二壘曰僉事許效
廣汝監左右壘曰叅政胡濂惟整理糧餉幣物曰前有將
軍營二總兵帷幄居中以號令焉營壁整肅師旅鞠陳旣
禡于山刻日進剿苗恃頌頌狂奔叫呶罔知天罰十月初
三日我軍乘其不備掩襲前進殺苗賊一百人土兵答直
可宜爲苗所縛令妻孥揮刃割肉如雨尼我士氣兵乃不

卹創巨具以苗穴虛實仍號于衆三軍之氣用是益振苗猶不挫方且刻木爲盟約都黎都蘭天漂天霸龍頭龍對苗百萬人欲內外策應以寇我營軍中密以聞鎮巡公因言于衆曰用兵貴謀集謀貴賞今益以賞激耶衆俞懸千金於軍門有能先登者授十月十四日夜三更永順土軍數人奮其謀勇架木懸縋援崖而上是夜雷雨大作苗方安睡軍遂屠守路者數人遇柝者殺之柝焉遇鑼者殺之鑼焉遇鼓者殺之鼓焉俟衆軍登者數百人然後毀柵燔巢鼓譟而入各壘軍士拔幟齊上鋒鏑交接震聲四達迎刃授首勢若破竹計窮亡命者奔突絕頂五百餘人次日皆捕殺之斬首二千人俘獲男女五百人面縛首惡二十

人賊所蓄者曰牛羊曰米稻曰衣服曰皮革曰器械咸爲軍兵有焉脅從之黨暨素所弗悛者膽泣神禱悉願聽撫諸公皆縱之蓋不欲黷武也十一月二十二日以捷奏

上御奉天殿受群臣賀策勲論功曰巡撫都御史增爵一級任子一人鎮守太監增祿十石任弟姪一人貴州總兵官湖廣副總兵官各增爵一級任子一人俱錦衣衛世襲百戶紀功御史增爵一級俟京職擢用其有功文武諸臣各加官爵賞有差噫茲舉也上以紆一人之憂恢拓邊裔下以破萬年之險大振天聲鏗鉤炳耀盪人耳目厥功何偉哉廷用不佞請勒諸石以垂後懿用以獻其文曰貴陽荒徼特維外藩限山作鎮界石爲垣曰有燼嶺險踰劔門

三苗素窟憑此作昏粵惟正統大肆陸梁我皇赫怒出
車千驥彌師七月成功未襄收旂旋旆示以歸王阿傍何
苗扇此毒虐信信嘯聚于山之落嗜爲寇亂恣行剽掠滔
天阻兵氣燄薰灼越自丙子至于丁丑效數衛邑阻絕林
阜憑據勢勝萬夫莫有屠我軍民戕我官守憲臣疏聞
天子厯慮迺命鎮巡兵旅大峙授以軍機降以睿旨奕奕
金戈英英虎士撫臣憂言武不可旣載示皇仁載諭聖意
維彼醜虜愈恣克肆暴非德馴狂罔言示乃用群謀乃調
士卒土兵官軍桓桓伋伋叅以文武分以營壁禡以良時
攻用吉日掎角聿布貔貅載陳統以諸部蒞以威神玄甲
耀日朱旗彗雲乃樹電幟乃駕颼輪彼苗何恃恃此層山
山不可恃天罰攸于矯矯勇士罹此凶殘揮肉亂墜凜不
動顏且言虛實告示同班我士益勵我兵益揚懸以千金
義士奮強下攻九地上入穹蒼陵彼巢穴伐鼓琅琅衆軍
咆哮排山登陴萬刃雜沓噍類無遺橫屍成嶺流血爲池
遠近苗裔納款來思馬騰而驤士飽而樂貴之卒夫解甲
生活貴之婦女迎門笑躍破險除克邊疆再拓捷書上奏
乃開明堂論功受賞金幣輝煌曰茲文武實惟忠良於鑠
奇功昭徹遐荒勒茲隆碣永代熙明

山西八角堡新置守備碑

高叔嗣

嘉靖乙未朝邑韓公既治山西冬遂行三關十二月繇代
州登鴈門上寧武留六日歷八角所留一日校士射去至

偏頭稽兵實賞有能定法除殘士心悅勵惟冀寧道左叅政叔嗣僉事日乾鴈門兵備副使啓從踰歲從鎮西入省公察於邊害要之地乃上言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臣韓邦奇謹與鎮山西副總兵臣鐸視邊關歷八角堡察其道里南至鎮西衛裁一百四十東去寧武裁九十西至偏頭北至老營堡各如之其地適中臣以考之圖乃與大同西路平朔奶河堡菽麥川相直而地不甚險虜騎內侵路必出於此邊人數蒙其患往歲都御史錠建此堡議甚是其額置守禦千戶所一指揮一官軍一千四百然指揮非兵部所擬注即缺類以空員一人強使之其權甚輕兵將不識何以責成功且又本邊乏人臣見管隊諸職往往攝以旗軍雖百戶亦無於是守禦指揮缺即不得不用腹裏者充之益非其不良于用甚無益臣邦奇臣鐸謹議宣府地方如新河新開諸堡官軍裁三四百又無衛所比之八角相絕然尚爲置守備臣謹請八角堡置守備一人領之便因奏偏頭指揮萬山可守備十五年月奏下兵部其月兵部奏俱如請叔嗣謹考山西地當虜一面其北守大同割朔應蔚渾源州屬之以南守鴈門鎮西鎮西者岢嵐州也洪武三十三年稍置偏頭成化二年置寧武則與鴈門而三其後正統末更置老營堡稍大之而置八角堡實繇嘉靖元年始後二年成偏頭初領以都指揮後弘治十四年始移置副總兵鴈門寧武成化初置

守備老營堡正德八年置遊擊將軍一人而八角置守備
實繇今始群吏議伐石以紀苑洛公之德視後世其系曰
聖皇臨位臣撫萬國表畫河山鴈門南北乃立三關以戢
兵革蒞用鼎臣群帥奉職鼎臣之恪法令修飭吏奉條約
豪族屏匿下究閭井軌教不忒細大齊同俱有品式歲乃
大和百谷繁殖民歌于塗美衣衍食訟獄既平士行端直
歲十二月來巡邊域乃周三關士馬審劾閱于平墻兵用
不克徵亭外內燧火衰息聲被四遠酋長柔服乃建守臣
下僚是陟疆易謚寧惟公明德我刊樂石以垂罔極

興安縣改建廟學碑

潘恩

桂林屬邑曰興安者舊學遷徙無常處紀於史籍爲詳嘉

靖甲午余董學行縣學官徐孝祥率諸弟子員請曰惟茲
廟學傾頽議欲新之久矣未能也術者謂茲地風氣卑鬱
大不利科目故人才之興往往尠乏異曩時矣盍改建諸
余校諸弟子文視其才質甚休美然鮮知學乃告之曰士
以通經効用在力學不在地利也陰陽家者流牽於禁忌
泥於小數廢人事而專任鬼神其言微細不經乃自古記
之矣諸士子其務力學越明年再至又以請則視其所欲
徙地地在郭北門外乃故廢學遺址宛存卉木茁茂川水
交注於前其後則群峯羅立視今學爲爽塏始定議復之
上其事於督府巡院咸報曰可於是發公帑二百餘金檄
守備指揮使李南知縣陳祖榮掌其役崇土爲基甃石爲

臺右廟左學翼然以曲齋廡鱗集門堂煥如咸麗厥制經
始于丙申歲之冬丁酉秋八月告成人士咸蒸蒸向往有
豹變之思且謁余請紀諸石余惟國家之取士養之庠序
三年比其鄉之賢雋者登用之選辟差次之法上下相稽
猶之用器也大則爲柱石次則爲楹棟次則爲櫨榑椽題
要之舉適于用故士之所以顯榮與其所絀辱取諸已而
已矣何與地利哉世有無其才而倖獲者矣未有經明詛
脩闇然不暴著於時者也夫子之稱子貢曰女器易曰君
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是以出而有獲故其道足貴也已
昔人有樹瓠之術堅如石厚而無竅者人曰堅如石厚而
無竅不可以盛物不可以割而斟惡用此瓠爲也是故士
莫貴於力學學不力則業不精業不精則無所得於道無
所得於道則用窒而名不章是堅瓠之類也人斯棄之矣
爾毋罪地脉哉爾毋罪地脉哉

平西碑

吳鼎

今上皇帝受天明命式綏九有爰歷一紀罔有草竊不靖
之虞唯河東盤村與區介于三疆萃逋藏姦舊矣初群不
逞出剽聚落而亭長求盜不戒反爲所禽關梁徼卒無能
誰何盜始放劫不忌歲甲午猖甚武帥徃討不力顧侵于
民從盜者日益衆無慮數千人遂燒屠邑里肆掠官寺列
軍行有名號橫行山西詔責諸道守臣何以致盜若是守
臣曰盜不入吾境監司曰吾已逐盜出吾境盜實未嘗損

也於是都御史御史相與謀曰諸人詭爲自全計甚非一
乃心力爲國滅賊之義也不有總率亂將曷已都御史曰
吾知李憲副才且武御史曰剛正嚴毅唯李君遂以總率
屬李公公業已聞河南叅政之命矣或謂盍辭諸公奮然
曰梁晉孰非吾民乎去住皆吾報國地也授袂治兵簡鷹
揚之校貔虎之士凡三千有奇四道以兵從亦稱是禡牙
誓師罔有不恭遂趨汾州薄文水過交城軍聲所懾如江
如雷播告賊中投戈來降若解散者咸聽自新已乃四伏
奇兵犄角要害而身督大軍擊賊四月乙卯及于介休靈
石之陘賊猶旅拒公麾壯士先登獲其魁於是諸軍雲合
矢石雨集八戰斬捕首虜若干進覆賊巢于盤村餘黨悉
下野無遺寇千里莫居凱還獻俘太原僉曰汾賊流毒全
晉上震皇怒下爲士大夫憂辱一舉剪除廓清如是李公
之功大矣未及上功而公入洛明年遷長浙臺 天子冊
功勞公白金二錠文綺二襲公既稽首拜嘉吳中諸薦紳
咸賀多爲頌歌志喜此惟古昔天王有賜于臣其臣乃銘
勲庸或紀諸竹帛或被之鍾鼎曩尊凡以昭上美示久遠
云念茲金帛若可銘也敢獻其辭銘曰維嘉靖 聖天子
撫萬國思封疆嚴禦侮謹無良粵昔西蠢度劉冀方下吏
弗戢盜用鴟張矯矯憲臣文武具臧師出有律皇威孔揚
乃殲厥醜乃納犇降執馘于綿上夷壘于汾陽大憝旣平
爲憲萬邦 帝曰休哉何以爾康方府之金黼衣彤裳臣

松祥罔敢易施束帛在筭鑄金爲觴銘示子子孫孫永觀
天子之寵光

海陽朱令去思碑

翁萬達

夫觀令者觀之民令凡以民爾夫民同爨而異習故令賢
而以爲德亦或以爲厲不賢而以爲厲亦或以爲德夫賢
而以爲德不賢而以爲厲恒民也賢而以爲厲不賢而以
爲德蠹民也恒民什九蠹民什一然什九之民嗷嗷而動
睨睨以眴爾力不能致美刺於觀風與執筆者什一之民
則左右猾佞若冠蓋之族頗於好惡而利於令之易與也
斯其人往往能談說有口疑誤視聽令亦謂可私肺肝也
故虐恒以自豐昵蠹以屏毀縮朒比之長者操切疑於忍

人集垢棄廉潤修聲色去之日要亦有爲之墮淚卧車轍
者吏道日降余蓋傷焉里居以來得與什九之民相竊聚
而觀至海陽朱令未始不爲之擊節而委心也會令被召
去民倉皇走道衢爭覩令聚而轉相語已復泣下計留不
可得白諸父老欲相與紀載休美以永其去思於是諸父
老抵余言令賢而有功德於吾民者甚厚即所睹往者縣
胥史相煽動賈法爲盜奸章賄祗候大者白手置田宅與
富豪埒莫可劾忒冠蓋之族不自檢押有所橫暴凌唆亦
竟不何問自得吾令祗候胥史之徒靡不避懼無復敢睥
睨恣睢仕族亦帖帖斂豪股弁而脅息矣往者縣里甲直
官供億日輒費十餘金重苦無卹甚有不旋踵而貧窘死

者徃編則視貨重輕訟牘積滯即不滯亦不中法理自得
吾令里甲直費日不能一金大吏使臣輻輳臨止費繁溢
額輒捐貲以克不以責直賦役必手自較定獄訟盈庭迎
刃輒解人稱神明即老吏弗如也他亦稱是語曰藥石去
病膏梁養生故不務比周而加意於吾人是吾令也微令
即老死安得見今日嗚呼誠如父老言其與余所觀聽何
異哉父老與什九之民誠知令即什一爲蠹卒亦當誦令
賢者人患不自立爾顧何事於洪忍脂膏婢阿卒託以宣
譽爲哉夫皦然而不污廉也凜然而難犯節也朗然其不
可欺明也沛然而措之於事爲才也愷悌惻怛之意行焉
惠也有此五者是仁義之備而化理之成也誠如父老言
其功德於吾民孰能忘之去思有碑亦以告後之爲令者
朱令名寵湖廣漢陽人嘉靖甲辰年進士

楚城碑

廖道南

今上履極十有六祀圖惟南楚爲龍飛舊邸疇咨廷議特
召大中丞東橋顧公于金陵保釐茲土楚之若大夫若士
若民咸舉手加額竊相慶幸有大造于楚爾矣夏四月公
入楚風聲是樹憲紀丕振乃詢諸父老蒐幽闡微乃飭諸
群吏奠麗陳教庶務畢集彞典咸秩已而周覽形勝徙倚
城隅乃登高冠巖嶂嶒岷林霏密而流泉清嘆曰茲非我
皇祖駐蹕于斯爰授江夏侯之畧以建龍城者乎乃瞰大
江飛濤浩渺天吳伏而淵靈翔嘆曰茲非我皇祖大啓

爾宇爰錫楚昭王之封以縣燕翼者乎而乃今百雉繚繞
甃甃剝落九門闐闐譙櫓頽圯予視茲土惻然于懷申畫
郊圻慎固封守予其敢後乃謀諸元侯新寧譚公暨巡視
柱史衡水楊公贊之益力乃告諸布政使徐侯乾韓侯士
英暨諸藩臣咸曰雅有之价人維藩大師維垣若受命分
藩垣之弗固藩之耻也敢不視藩乃告諸按察使吳侯允
祿暨諸臬臣咸曰易有之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若受命分
臬險之弗增臬之憂也敢不視臬乃告諸都指揮李侯經
暨諸閫臣咸曰風有之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若受命分閫
城之弗固閫之咎也敢不視閫僉謨既諧大役斯肇乃召
庶卜諏茲辰日磬人揲策筮氏測兆罔弗協厥吉乃召庶
府峙厥糗糒野廬委積稍人丘乘罔弗豐厥餼乃召庶尹
董茲章程鄙師襄畫鄴長懸約罔弗裨厥猷乃召庶司度
茲險隘封人辨域逐人胙土罔弗奏厥能於是乎柞人伐
卉雉氏芟草採之隕隕築之登登無息壤矣卅人鑿石工
師鳩木是斷是度是尋是尺無棄材矣土圭置塾土均砥
鉅野度以步涂度以軌無窳噐矣司險登陴司繕啓鍵中
五之一三九之一無踰制矣是歲秋八月公南巡越明年
夏五月公復旋楚而城告成乃易竹箴曰文昌草埠曰武
勝小東曰忠孝新南曰中和大東曰賓陽而保安望山平
湖漢陽則仍厥舊是役也昉于吳之赤烏唐之牛僧孺宋
之李堯俞而茲焉綜理厥成者則同知武昌府事蔣君芝

也厥大夫若曰昔者衛文公城楚丘曰定之方中作于楚
宮以言乎天時也楚上應翼軫朱鳥式章丹火式躔我公
相時斯作序則不愆揆日斯成事則不悖其得天時矣乎
厥士若曰昔者申伯城謝曰我圖爾居莫如南土以言乎
地利也楚自赤帝啓土祝融開宇慶甲俗原我公仰瞻鵠
阜綿亘萬壑俯枕夏浦吞吐百川其得地利矣乎厥民若
曰昔者仲山甫城齊曰賦政于外四方爰發以言乎人和
也楚自鬻熊傳世邠土斯錫民社斯存我公以勞定國開
誠布公以勤恤民推仁澤物其得人和矣乎元侯新寧公
聞之乃述以告內史氏史南作而曰於乎若公者非所謂
社稷臣與夫言天時者存乎誠言地利者存乎貞言人和
者存乎忠是故文公秉心塞淵誠矣而時值多難申伯柔
惠且直貞矣而出自戚畹山甫夙夜匪懈忠矣而未免保
身若公者憂國而不有其身歷試而不以爲難屢折而不
屈其志側微而不階于勢矧聖明召用惟專簡注尤切公
秉誠以遇巷宣貞以納牖而懷忠于復隍是故上符天時
下獲地利中協人和謂社稷臣非與乃繫之辭曰粵稽古
聖則乾象坤天津雲漢地險丘陵茫茫楚野爰莫南紀翼
軫星華江漢川委於惟赤帝產于烈山赫胥御宇祝融命
官迨姬鬻熊肇有茆土世秉圭璧繩其祖武傳至羸劉封
建郡縣鄂渚胙茅夏汭開甸肆于孫吳遷都武昌赤鳥慕
曆永初拓疆晉季南轅陶凱節鎮羽檄旁午從容底定唐

節制度創甃爲城金沙迴繞石鏡渟滌宋值偏安元遭庶
孽不有君子其何能國我明啓祚穹壤廓清城崇衡嶽隍
浚洞庭昉命周侯九門是關東望高冠西瞻大別百六十
年風雨侵凌石泐基齧削屢馮馮中丞受命自天子所
明明其德桓桓其武顧茲形勝衆心成城庶民攻之百堵
皆興中丞蒞止薄言觀者蛟龍翔雲虎兕狎野錫以嘉名
雉觀穹窿璿題納月黻構宛虹緬思周邦築城伊域曰奭
分陝曰旦卜洛畢公忠亮保釐東郊畫圻固圉表忠宣勞
惟公撫楚令聞昭著媿休三后勲崇烈樹顯允元侯矢力
贊圖穆哉柱史同德訐謨鸚渚縣延鵠樓岞嶸內史作銘
以告方國

寧波府重脩社稷壇碑

范欽

郡故有社稷壇在子城西南勝國初徙今地已乃合祀風
雲雷雨我明就故壇增拓專祀社稷壇廣五丈高三尺四
出階各三級上樹石主北向外設四門繚以周垣視昔蓋
嚴且備正統三年知府鄭公珞肆加營葺成化三年知府
方公達稍飾治之于今且百年矣雨水風日侵齧剝蝕蒼
莽叢生蛇鼠窟穴又鄰比闐闐舟徒絡繹鷄豚四集積垢
成阜守人曠惰莫或呵禁每值齋日所司輒竒民居苟且
卒事率以爲常南昌張公正和來蒞喏曰予奉 聖天子
命典社稷願茲荒陋將何以對越明神於是按規度宜掄
材程役芟其蕪翳品其階列壇壝式崇松柏羅植明 日翼

衛扃鑄惟謹西又構廡五十餘楹井庫庖漏錯陳中列
始事丙辰冬十一月至明年二月儻工適舉春祀公率吏
民咸赴齋所靖共肅註即事之夕天朗氣和牲醴圭潔香
幣芬郁登拜奠獻秩秩有度儼若明神陟降左右神咸欣
喜秋遂大有獲咸稱神貺昭荅吾鄞尹京口夏君儒謁予
紀其事夫社稷之祀肇自顓頊蓋社神五土稷神能生五
穀人非土不立非穀不生故咸秩祀其位社左稷右其土
視方其木視宜其表以樹其尸或以主其玉兩圭有邸其
牲大牢或少牢其幣黑其日用戊或甲其服絺冕其獻三
其樂靈鼓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其配以勾龍柱或易柱
以棄自高辛唐虞而下禮有隆殺祀則一而已夫丘陵墳

衍表畷坊庸且列祀典今秉持陰德游揚玄化奠民居粒
民食若斯者非所謂有功則祀與而世人臨政濶略則馳
騫於聲利猥瑣則拘孿於簿書又或逡巡避忌靡所事事
慢神褻祀以爲細故視公爲何如也公廉正仁敏由丁未
進士守衢移吾郡諸廢並興此特其一者今晉湖廣按察
副使若丞番禺侯君國治倅關中段君在昆明周君儒理
常熟查君光述皆預贊翊而夏君儒寔經度之董其事者
則鄞丘丞民感黃岡人銘曰赫赫明靈典司土穀綏餼烝
黎著功南服稜稜方壇在郡之西國典崇禋時報時祈蕪
穢不治歲日滋久嗟誰軫心越惟太守太守幾何公功寔
多有壇丘疑有廬星羅艷深靜密神式惠顧播地之能篤

天之祐雨暘時若災沴並蠲庇佑我民於斯萬年

重修漢諸葛忠武侯祠碑

陳鳳

嘉靖十有五年二月日南陽太守四明屠公諱倬字文卿
尊奉天明秩茲禋祀以漢丞相諸葛忠武侯肇迹隆中感
會魚水中興炎祚寔維王佐卧龍有祠歷世崇尚廬井依
然一維厥舊熙朝所尊厥有恒祀禩臣撰策郡守從事亦
孔之厚從楊公以來甫十餘年不復修治墻屋傾凸丹碧
漫漶日就圯廢豈所以欽古賢承德意維昔鄉先生沒於
社則祭畏壘之民尤厯俎豆矧如忠武侯伊呂之亞百代
一人而使其祠廢弗治不知其可爾乃飭庀五材勤茲百
堵繕故爲新增陋爲美頽朽悉易加以弘麗棟宇侔雲漢

金采照天地言言炳炳過者起敬一年再至躬進牲帛以
稱朝廷崇古尚賢之懿再踰年遷秩憲司以去其佐鳳乃
採公言是用作頌刻之樂石著厥終始以詔來裔其辭曰
當途興讖赤銳弗光桓桓帝胄奮志騰驤陽爻旣極乃戰
于野棲棲襄漢誰與佐者睠茲南陽高卧維龍抱膝長嘯
時乎不逢泥蟠天飛感厥三顧跨有梁益承天之序草廬
石畫無言弗酌受遺作輔志復神州大厦靡支玄象示變
惜也未止志士攸歎烈烈明府出牧此邦有惠有威時雨
時暘有嚴闕宮龍岡之上往廢斯飭赫矣宏敞尊德尚賢
明祀敬共肅肅其敬穆穆其容君侯時行雙旌五馬從以
賓佐魚魚雅雅君今去我風執則存思君明惠望君車塵

龍岡蛇涎環以涓水告成有碑於千萬祀于時同知府事
澤州孟霽孔彰今爲陝西按察司僉事通判青州田疇代
者關中竇人汝成其一橫江湖師賢宗顏推官南都陳鳳
羽伯即立碑者書及題額郡人熊文翰周卿

南新二縣在城社學碑

李夢陽

社學者社立一學以教民之子所以養蒙歛才視化觀治
者也自庠序教廢民之子蓋不復教之鄉而輒入其縣州
府學其童子事未之習未知室家長幼之節而業已學先
聖禮樂講朝廷君臣之禮矣按古制里有序鄉有庠民秀
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
貢少學之異者于天子學于太學少學者今縣州府學是

已今既不教之鄉以爲養蒙歛才之地而縣州府學勢又
不得盡蓄其才如此而欲視化以觀治難矣是以治天下
者憂焉縣必里立一學曰社學設師歛才以養其蒙乃其
師不曰予養蒙者也顧月徵其課金鷄米酒食民之子或
苦而不來則輒稟諸官句攝而鞭笞之民見其師非惟不
養也而又苦其子曰是役我也則潛賄其胥吏而脫其子
賄者脫貧者萃其師必饑餓謝之去官者則顧謂人曰甚
哉社學之於治乖也茲說行則民志愈惑相扇以成俗至
莫可救解 高皇帝嘗茲焉憂見其俗莫可救解又值天
造初立發艱執之嗟而止正統間旣設提學之官又仰念
高帝之憂之嗟也於是詔天下縣里設一學以教累朝因

皇明文苑卷之五十四
之於勅提學官也必茲諭之云今八十餘年矣而天下之
社學卒不興成化初提學江西僉事潮州李公力為此刻
石冀望然未聞繼其後者也今其所為學毀失亦盡矣古
之制誠不宜於今邪抑天不欲復三代之治所謂有君而
臣非其臣哉夫先其近則遠可屆舉乎大則細易力規畫
詳則循之可久予今俾先立社學于省城以為十二府之
望十二府各立其社學自為其州縣望州縣又各立於其
城市為諸鄉都望諸鄉都學則先大鄉都以及其小此亦
遠近細大之義也南新二縣者省城縣也今立社學一十
六曰民彝曰物理曰崇真曰洪恩曰高士曰奎章曰滄洲
曰莫洲曰通濟曰高節曰通真南昌學曰思賢曰文奎曰

修仁曰崇文曰崇信新建學諸學附城內外布散而相錯
余謂其官曰學精教讀一如例復其身待之誠禮勿令
徵課金鷄米酒食而苦民之子勿使民以是為役而潛脫
之也教讀不才者黜之才者吾將舉而用於時又謂之曰
自今非社學生其勿入其縣州府學曰此古移少學意也
於是學又設門子一給其薪水或增屋以處其家室於乎
其亦詳已亦足為他府州縣望焉已如此而猶有所不行
其非予辜哉南昌社學始予知縣吳守正成之推官李先
芳新建知縣游璉為之經營二縣社學則南昌縣學訓導
達賓云今以其備細鐫之石下方立諸分司廳右

鄱陵縣城碑

李夢陽

年月鄆陵縣城成城週二千三百三十七丈高二丈五尺
基廣二丈塹廣三丈深三之一城四門各樓門各有郭周
廬十敵臺十一城四角各樓樓櫓修修長堞道道翼翼濯
濯下壑上削晝道宵邏鈴柝是節伺察有伯簿吏乃鉤外
姦潛奪內犬靡聒是役也始于正德丁丑正月弗踰年而
告成費蓋巨萬緡徒數萬人云畚杵如雲登登四聞搏勞
均力人人懽悅縮溢伸乏咸有經紀厥知縣章為之云是
故費罔官損役匪農妨覩者嘆跡聆者頌能監之者嘉覈
之者褒初知縣章至縣也行城履隍垣巖池凸汗穢黃蒿
徑蹊交交以問左右左右對曰是城也殘焉故耳前中原
盜起控弦擐甲者蓋數十萬焉渡河轉戰先驅略鄆鄆之

城不攻而陷民以之荼是故民瘡痍未還也燼於今猶烈
知縣章於是俯而思仰而嘆曰嗟乎無城無縣無縣無民
予誠不能苟一日而食乃於是集部吏召父老延鄉士夫
議城事僉曰是役也衆知縣章曰吾能衆曰費曰吾能費
曰費而衆上之人必以為利已曰誠已也彼即以為弗已
怙也誠弗已也即以為已吾何憂曰彼謂民勞曰誠佚之
即以為勞之可且章聞之計小者害大道謀者寡成故鄉
校毀僑魔聚誚孔聖賢且爾况其下乎姪盜之入也鄆之
士若大夫若父老若吏不曰設城堅吾奚以荼上而省若
臬若郡長吏不恨曰設城堅吾鄆奚以荼及平也上之人
謂城勞也疑已利也諸議者又謂費也衆也斯所謂晉薪

而憂火者也夫渴而後井井豈渴及哉不城吾誠不能一日食鄔及城事興果有謫知縣章於監者覈焉獲顛末乃於是罪謫者而嘉知縣章移檄褒焉李子曰令哉章何則大者舉則細者可推矣夫政莫大於動衆功莫大於域民夫城者域民之急必衆而成者也是故書稱勤墉易戒覆隍城漕城謝城韓城朔詩人詠焉武夫宗子非城莫譬也春秋之義城築必書雖美刺殊旨要之其大已力任其大民以之域衆而弗擾是克令也故曰令哉章或曰鄔鄭克段者也段城京也祭仲憂其不度何也李子曰公私異也是故君子之動衆域民也公而後功正而後政章斯有焉故曰克令章龍氏漢川縣人以舉人前為德興縣學諭有捍賊功擢今官云鄔致仕尚書劉公書抵李子曰凡令鮮克令龍也克令而又城吾鄔夫春秋城必書願子書焉而鄔學諭田君祐及鄉士若夫又咸贊趣書於是作鄔陵縣城記

都昌縣雙忠祠碑

蘇祐

雙忠祠祀故宋臣兩江先生也江伯氏諱萬里字子遠號古心寔都昌人少有雋才連舉登寶慶二年進士文名籍甚受知理宗嘗書其姓名於几嘉熙末同知樞密院事旋復罷去咸淳元年復以舊秩起先生器望隆重風裁蔚然顧峭直自任遇事無隱時論多齟齬初為賈似道宣撫司叅謀似道每惡其違已先生不為意無何似道以去要帝

帝涕泣漣如既拜且留先生以手掖帝曰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下殿笏謝先生心實忌之數謀驅逐會先生亦四上疏求去出知潭州絳侯見猜而賈謫公孫不合而董遷異代同符士林雅重五年復拜先生與馬廷鸞為左右丞相時襄樊圍急似道竊持國柄日唯聲色苑囿是耽先生屢請益師往援似道弗答遂力求去寓居鄱陽鑿池芝山扁亭止水迹涉逸豫心負隱憂人莫喻其旨及襄樊破先生執門人陳偉手曰即今大勢已不可為貞臣厲節去留在所不計當與國為存亡既而元兵至饒州民皆逃遁去知州事唐震死之先生從容坐守以為民望已而兵入其第欲屈先生遂赴止水死

道範家人情篤父子待人暨嗣錫相繼投水中積屍如壘旦日先生屍獨浮水上人以為異從者殮葬之偉烈激於素衷英靈貫乎白日朝廷嗟歎行道痛哭詔贈太師益國公謚忠文忠表蹇蹇文昭郁郁按謚稽履嗚呼稱矣仲氏諱萬頃字子玉號古崖聯居筮仕歷綰郡符戢祭攸臨清謹茂著任棠置水而盡情郭笈待期以弘信不是過也知南劔州威獷適宜教養備舉興學置田廩餼以助彬彬奕奕俗易化行武城下邑言游不廢乎絃歌蜀郡僻遠文翁式先乎禮樂解組家居元兵逼境委棄私第遠走饒州冒險詣兄克念天顯竟為賊所執大罵不屈元人支解之嗟嗟屈平放逐竄身汨羅張巡拒守殞命睢陽方之兩江先

生出非懟君斃非守土徒以憤王維之已墜悲國祚之綴
旒乃殺身成仁令生取義連翩絕軌萃集一門機雲麗藻
殊無紀於旂常真杲芳塵益增燁乎琬琰江氏為其難者
非邪江伯氏舊祠饒州嗣孫道正以梓里遠隔蘋薦未便
且祀伯遺仲無以深慰九泉備呈觀風使業建雙忠祠於
都昌今大中丞克齋王公保釐茲土振揚休靈扶植風教
道正復以有祠無碑無以垂示萬禩王公允其請檄所司
伐石戒工命祐執筆將謂顯忠訓世祐亦與有責云夫太
上立德其次立功前詰之不朽樹之風聲表厥宅里後賢
之令圖其如何而以不文辭抉玄搜隱尚行崇德俾廣譽
塞於寰區慶澤延於千億其辭曰於休江氏都昌爰處伯
仲之間實見伊呂純懿天受悟穎日新如山如淵為時名
臣謹議方聞奸回是忌載謫載遷疇怨疇懟止水鑿性乃
亦捐軀父子足法有嗣與俱明明仲弟虎符聿剖並轡龔
黃方駕卓魯罷官歸田避難而行罹茲凶疫哀哉令名一
之實難江氏已再我我雙忠寤言感慨建祠巖岷昭銘景
賢趙宋之臣訓茲萬年

東華王公祠碑

茅坤

予友王君之戰沒也大司馬胡公嘗疏其事於朝天子愍
之贈太僕寺少卿廕其子賜祠如制予聞而為之哭且哀
而海內之士相與移文而弔且銘其墓矣然大略悲君之
才虬龍也不當免蜴蜥之難而又以君子仕為社稷危則

死之爲封疆死則死之君鄉大夫也何爲赴枹鼓而與將帥之士共死綬也乎予聞而又爲之哭且哀竊疑君賢者也必有所以處其死已而副使凌公按兵海上爲君卒祠事因遣其子如圭來請予志予攜圭復哭圭且號曰君抑知先大夫之所以死也乎予家海上永嘉場祖宗以來所世世丘墓與天子之賜書在焉方海夷之寇也郡縣之兵已嬰城而守而禿大夫爲伏廟而哭因請於族大父名沛者括其族之丁與閭里之丁蓋千人稍稍放古鄉兵之法而尺籍焉海上它戍兵所當輒敗去而族大父獨勒習先大夫所部署兵禦之于上金斬其酋以下十有六人俘十有四人奪其旗鼓與其騎二十有五又拔其所虜男婦來

歸者百餘人當是時夷幾沒而予家丘墓得無恙海上諸戍兵亦遂倚永嘉場爲疆壘明年族大父沛復禦之梅頭如初而戰且沒矣先大夫深痛之泫然流涕曰噫吾父死矣吾焉得不死之乎於是過廟而哭復縱族之丁與閭里之丁及之于金輿戰數合又俘斬十餘級會它寇突至先大夫力戰不能支遂沒嗟乎聞古者君子於廟崩則爲之服言不敢死祖也而先大夫之死爲丘墓也方其仕則死封疆死社稷而士庶人則死於宗廟誼也君抑得無憐之乎且古者士之死不同或重於九鼎或輕於鴻毛蓋幸不幸存乎其間而其所不苟於其生則一也故鉅鹿之行賦焉而死公孫杵臼與程嬰立朋友之後焉而死屈原諫於

其君而不聽則湛汨羅馬而死數千百年來學士大夫之
讀其書想其遺事未有不泫然歔歔而投書以弔之者古
之人或爲之按其事而書之曰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
可也先大夫之沒蓋於屈原程嬰而上諸君子庶幾近之
聞豫讓之赴智氏之難也其妻不識其友識之君於先大
夫爲襟帶交能無一言榜之於其祠以慰族之人與其閭
里之人過祠而哭者乎予聞其言而涕曰吾曩故疑君之
必有所以處其死斯言也可以報君於九原矣君諱德字
汝脩少慷慨有大志與予同年進士釋褐初嘗讀于肅愍
公傳輒顧曰吾鄉烈丈夫也推官東昌及大名及爲給事
中及出僉事廣東並傑然有古名臣風嗚呼使君得志則
其所樹立與聲施國家當裒然與肅愍公日月俱遠矣惜
乎未之竟也然其死也卒亦以勤事亦異也已予特志天
子之所以祠君故它並不之及系之以樂章令里之人春
秋祠得肆之鼓吹而歌焉其詞曰維公之氣兮鬱乎虬龍
噴薄雲霧兮而其沒也於丘中維公之材兮矯乎干將翺
翔萬里兮而其沒也於一鄉誰謂非死兮死以宗廟亦士
之誼嗚呼肅愍兮君所矢志展也無似

皇明文苑卷之五十四終

